

中國文化
名人書系

谈故乡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人生中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许地山	乡曲的狂言
郁达夫	江南的冬景
俞平伯	清河坊
萧乾	老北京胡同
季羨林	月是故乡明
琼瑶	山的呼唤
舒婷	传家之累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國文化
名人書系

谈故乡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人生中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许地山	乡曲的狂言
郁达夫	江南的冬景
俞平伯	清河坊
萧乾	老北京胡同
季羨林	月是故乡明
琼瑶	山的呼唤
舒婷	传家之累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故乡/邓九平主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10 (2010.1 修订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978-7-80094-897-8

I. 中… II. 邓…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859 号

书 名: 谈故乡

责任编辑: 钟 艺

策 划: 穆建明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80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南海康先生传(节录)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
故 乡	6
.....	11
乌篷船	11
故乡的野菜	12
民国初年(节选)	13
初出夔门	19
乡曲的狂言	22
风景线内	24
我的家乡	26
绍兴东西	35
藕与莼菜	36
说乡情	37
想起东长安街	38
钓台的春昼	39
江南的冬景	43
.....	43
冥 屋	45
鉴湖风景如画	46

乡情小札	47
乡 愁	49
说扬州	50
我是扬州人	52
海 燕	54
离 别	56
梦里的故乡	58
四轩柱	60
还我缘缘堂	62
后门大街	65
想北平	67
北京的春节	69
我的故乡	71
怀北平	77
劫 灰	78
清河坊	83
旧家的火葬	85
故乡之忆	87
故乡的风采	89
故乡的杨梅	90
放 猖	93
说筭之类	94
岁时记	97
社 戏	110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112
北平的街道	116
市 集	117
志摩的欣赏	119

故园之恋	121
莼菜	123
編集时附记	125
龙灯	126
乡心	128
愿化泥土	129
谈渔猎	131
乡愁	133
岁暮杂景	135
桃园	139
乡土情深(选一则——社戏)	144
桃园杂记	145
乡土	148
梦里家乡	149
话故都	151
黄浦江	153
故乡的烤红薯	157
小桥流水人家	158
我的家乡(节选)	160
旧京古玩行的神话	164
豆腐的滋味	170
元宵戏	172

故乡近事(三则)	173
风 筝	176
我的故乡	180
村居记事二则	183
北平的“味儿”	189
江南的记忆	192
翠竹风骨	194
乌篷船	195
酒	197
闸	200
萤火	202
失乐园	203
深秋的北平	205
老北京胡同	206
吃家乡饭	208
衣褐还乡	210
风 筝	212
失眠之夜	214
枇 杷	216
月是故乡明	219
《还乡十记》小记	220
.....	222
临清县招待所	222
.....	224
五样松抒情	224
故乡的山梨	226
故乡，我怀念着你！	227
还乡杂记	230
乡 土	235

南海康先生传(节录)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又向山阴道上行，千岩万壑正相迎；

故乡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

若耶溪上迎归客，秦望山云认旧邻；

云水光中重洗眼，似曾相识倍相亲。

约莫四年前，从杭州回到离开已久的故乡去，在船上偶然胡诌了这两首七绝。在这两首七绝里，似乎我是一个恋念故乡，讴歌故乡者；跟平时厌恶故乡，咒诅故乡的我，不免有些矛盾。然而我所厌恶，所咒诅的，是故乡的社会，故乡的城市；至于故乡的山水，我是始终恋念着，讴歌着，以为远胜于西湖的。“不似西湖浪得名”，我自信是一个确论；——虽然也许是一个偏见，但是逛过西湖而“又向山阴道上行”的，不乏其人，大约其中也未始没有赞成这个偏见的吧。

我对于故乡的社会、故乡的城市，以为正跟故乡的名产臭豆腐乳一样，是霉烂了的，——不但霉烂了，而且被满身糞秽的逐臭的苍蝇，遗下了无数蝇卵，孵化成无数毒蛆，把它窟穴而糟蹋得齷齪不堪了的，所以不但厌恶、咒诅，甚而至于骇怕了。因为厌恶、咒诅而且骇怕，甚而至于十多年来，离开了它，不敢偶起那“重向山阴道上行”的一念；虽然有所恋念、讴歌，而以为远胜西湖的山水，招魂也似地邀着我。不得已，不得已，万不得已而必须向霉烂了的、齷齪不堪了的故乡社会、故乡城市中一走，真无异受了森罗殿上阎罗天子的判决，被牛头马面推入臭秽不堪的沸屎地狱中去。那一次的“又向山阴道上行”，正是佛陀也似地下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而有这一行。

我的老家，是在作鉴湖三十六源之一的若耶溪的上游，作龙山正南面屏障的秦望山的南麓。我在这溪流山脉之间，曾经渡过了二十多年看云听水的生活。因此，故乡的社会、故乡的城市，无论怎样使我厌恶、使我咒诅，甚至使我骇怕，而若耶溪上的水声，秦望山头的云影，总不免常常在十多年来漂泊他乡的我的梦痕中潺潺地溅着，冉冉地浮着。远客言归，佳邻访旧，自然跟这梦痕中萦绕着水侣云朋，“似曾相识倍相亲”，而且也只有这梦痕中萦绕着而超然于故

乡社会、故乡城市之外的水侣云朋，能跟我“似曾相识倍相亲”了。

二

龙山，也是我故乡的名山之一，而且跟秦望山的北面，恰恰是一个正对，从若耶溪下游泛舟而往，不过三十里之遥，故乡生活的二十多年中，我也曾登临过多少次，似乎也应该萦绕于我的梦痕中了。然而它是很不幸的。它不幸而长在我所厌恶、咒诅，而且骇怕的故乡的城市当中，不幸而沉浸在我所厌恶、咒诅，而且骇怕故乡的社会的霉烂而且齷齪不堪的空气当中，它也不免臭腐乳化了。况且，它是一座濯濯然无木——而且几乎无草——的童山；它的身上，又满缀着无数的土馒头。这些土馒头的馒头馅，又正是臭腐乳也似的社会的一部分分子的朽腐的骸骨。它身上藏垢纳污地包含着这许多朽腐的骸骨，正仿佛一方面臭乳上窟穴着无数毒蛆；所以它虽然是一座名山，而差不多已经成了我那腐败的故乡的社会；故乡城市的代表物了。这样的—一个腐败社会腐败城市的代表物也只能给与我以厌恶，咒诅，以及骇怕，那里有恋念讴歌的可能？那里有若耶溪水，秦望山云也似地“似曾相识倍相亲”的可能？——即使不幸而有时现出于我的梦痕中。

夸大狂的唐代诗人元稹，曾经说什么：“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仙都难画亦难书，暂合登临不同居”，把龙山称为仙都，比作蓬莱。虽然那时候的越州社会，越州城市，也许未必现在那么霉烂，那么齷齪不堪，值得这样一夸；但是仙都咧，蓬莱咧，已经不过是一种幻觉，把龙山称为仙都，比作蓬莱，尤其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也许，因为我不是什么玉皇香案吏，没有那样的福分，所以可以称为仙都比作蓬莱的龙山，到了我的眼底，也不幸而臭腐乳化了。

三

在我的梦痕中臭腐乳化了了的龙山，居然迁地为良，在我的朋友徐蔚南、王新甫两先生的梦境中，留下了许多美妙的痕迹，并且他俩更用美好之笔，把这些美妙的梦痕描绘下来，成为这二十篇《龙山梦痕》的美妙的小品。虽然他俩所描绘的，不单是龙山，而兼及于那些稽山镜水；但是龙山毕竟是一个主题。龙山何幸，竟有这样美妙它的福分呢？

自然，凡人对于客观的景物的印象，往往因为主观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异乡景物，又很能引起游客们称奇揽胜的雅兴，不比司空见惯者有因熟而生厌的心情。他俩梦痕中的龙山，美妙如此，不外乎这两种因缘。所以我对于他俩梦痕中的把龙山美妙化，决不能因为主观的不同和我那因熟生厌的偏见而否认它；何况更有他俩美妙之笔，给它增加美妙呢？

情绪是一种富于感染性的东西，用美妙文字写下来的美妙的情绪，尤其富于感染性。十多年来厌恶咒诅而且骇怕龙山的我，读了他俩美妙的《龙山梦痕》，也不免受了他俩美妙的情绪的感染，而引起我在儿童时代所感到的一丝美妙的梦痕来了，这一丝梦痕，是关于龙山顶上的望海亭的。望海亭在龙山顶上，而跟它遥遥相对的，在城外北面二十里左右，还有一座梅山顶上的适南亭。这座

适南亭，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失掉了它上方的栋宇，只剩下了几条石柱矗立着。幼年的时候，从我的老家往嫁在梅山左近的五姑母家去，一路靠着船窗，左右眺望，望见龙山顶上的望海亭以后，不久就会望见这座净剩了石柱子的适南亭。那时候我的五姑母，曾经告诉我关于这两座亭子的一段故事。据说：

这两座亭子，本来都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的。它们都是明珠为顶，琉璃为瓦，珊瑚为椽，翡翠为梁，白玉为柱的宝亭。后来齐天大圣孙悟空管了蟠桃园，他因为偷吃蟠桃，被玉皇大帝降旨查办：他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两座亭子也偷了走吧。于是从耳孔里取出金箍棒来，喝一声变。变成了一条长扁担，把这两座亭子挑起，溜出南天门，向下界走来。走到此地，回头一看，后面许多天兵天将，已经奉了玉皇大帝的旨意，一窝蜂地赶来了。他因为要抽出金箍棒来，去抵敌那些天兵天将所以只好把挑着的两座宝亭，慌忙一放，恰恰放在龙山和梅山的顶上。那些天兵天将，一时捉贼要紧，慌着追赶大圣，也不及来捡取这两件贼赃；所以这两座亭子，至今留在这两座山上。不过这两座宝亭，禁不起尘世浊气的熏蒸，经过了不多的时候，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白玉，就渐渐变成凡间的砖瓦木石了。只有梅山顶上，因为从前有一位仙人梅福，曾经住过，留着一点仙气，把浊气克化了一点；所以下截的柱子，虽然已经变了凡间的顽石，而上截的明珠，琉璃，珊瑚，翡翠，还不曾变动。然而正因为不曾变动，却惹起南海龙王的垂涎，不久就派了他部下的龙将，驾起一阵龙凤，把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统统抢了去，做他那修理水晶宫的材料去了。这就是龙山顶上的望海亭，至今完好，梅山顶上的适梅亭，却只剩下几条石柱子的缘故。

我那时候已经从父亲的书橱里偷看过《西游记》，很羨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为人。听了这一段《西游记》所不载的轶话，一面觉得很有趣，一面还埋怨那《西游记》的作者，为什么不把它一并记在书里；所以至今还牢记着，成了我儿童时代的一丝美妙的梦痕。不过这一丝美妙的梦痕，虽然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却一向只是孙悟空中心，而不是龙山中心的。如今被他俩美妙的《龙山梦痕》所感染引起我儿时旧梦中的一丝美妙的梦痕，不觉把它的孙悟空中心，移动而龙山中心化了。

向来的龙山，在我的梦痕中，不幸而臭腐乳化，这实在由于我那厌恶故乡、咒诅故乡，而且骇怕故乡的主观的心理所作成。其实，山灵何辜，竟不幸而蒙此不洁呢？如今他俩所写的美妙的《龙山梦痕》，使我读了，竟能把它移入于我的梦痕中，为龙山解秽；不但我感他俩，我那梦痕中的龙山，也是感他俩的。

然而，对于《龙山梦痕》的作者，固然应该感谢；而我却应该怎样为龙山解秽呢？因此，我只有把儿童时代所感到的一丝美妙的龙山梦痕，写了下来，作为我对于龙山忏悔的馨香花果，同时也作为我对于《龙山梦痕》的作者酬献的明珠，南金。

1925年9月2日在江湾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束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

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打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这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这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

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日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包茅橘油”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一，只有他还大声朗读者：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啻……”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故乡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今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

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一见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獐尽力的刺去，那獐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的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弰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獐。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獐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獐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

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他不咬人么？”“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獐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起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住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搽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都如此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鲈，……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回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二十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地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

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竞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

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乌篷船

周作人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口罗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 — menngoā)，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 uoā)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

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惟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张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罢。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菊，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偶山下，本来可以给你介绍，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1926年1月18日夜，于北京

故乡的野菜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